

散文

随笔

# 泪洒罗湖桥 一老归侨的断肠记忆

上

21世纪初的罗湖桥，两头连接的深圳和香港新界两地，已经出现不同的景象：有广（州）九（龙）火车直通许多年，两地海关也早已重建一新，还接上两地延伸四方的地铁。病毒疫情暴发之前，关口每天来往人流不绝，遇上节假日更是人山人海，蔚为忙碌壮观！

回忆50年前的20世纪70年代，灰蒙蒙的中国大地发生了许多令人沮丧和令人彷徨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既出乎人们意料，也在预料之中。“四人帮”的继续肆虐，老迈领导人的相继逝世，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一再显示这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文明古国、中华大地，已再也经不起内部争斗引起的长期无序的混沌状态。老百姓处于迷惘、无所适从的绝望中，人人不知道今天该做什么，明天会怎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满怀爱国热忱由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大批回国的华侨青年都已步入中年。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第二故乡”时对祖国未来的憧憬，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作出贡献的决心和苦心，已经被历次的政治运动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再打击和摧残，“海外关系”这个“紧箍咒”，更使不少人感到前途茫然。

笔者于1957年离印尼回国后，于1958年考入上海的高等学

校，1963年大学毕业被分配留校当专业课教师，努力工作，即便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也坚持工作。后来参与国产彩色电影胶片研制任务达十年之久，这十年也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最混沌的十年。

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日益令人沮丧：物资日益短缺、生活日益困难，“工宣队”、“军宣队”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下，掌握所有单位的权力，他们文化水平不高，除了监督人们天天学《毛选》，搞不清楚在高等学校里，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其实，多数是老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员们，“受毛主席委托”、戴着大红花锣鼓喧天地进驻高等学校后，就陷入了“不知道能做什么”的困境。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强行推到各文教单位，硬按在领导位子上的一群人，借以有形式、无实质地展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

那时在一部分人中，已在私下悄悄地谈论出国的事，广东有大批人偷渡到香港；有人设法寻求海外亲属，以期离开这无休止争斗的是非之地，看不到个人前途的环境。中美建交、打倒“四人帮”，使中国公民完全禁止出国的政策有所松动，谈论出国的话题慢慢浮出水面，渐趋公开化。

周围的归侨有的已先后离去。他们的离去，往往在原工作单位里引起同事的议论：在

公开场合，被人们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私底下，则大加赞扬。我和妻开始萌生出国的念头，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和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小心翼翼地吧出国申请报告交到公安局。

过了整整一年，在得知我们的申请有获准的希望后，我们悄悄地开始做出国的准备。其实也不知准备工作该从何做起，只是把一些稍微值钱的东西送给多年的好友。从印尼回国22年，对国外的情况几乎一抹黑，根本无法想象出去后会怎样？还担心一旦出国就难回头，因为户口要注消，要提出辞职，没有了后路。人到中年，要携妇将雏在陌生的地方重新从零开始，回国后22年的日夜苦学苦干所得的知识和经验都可能会付诸东流，恐惧感和无助感不停地在折磨无论如何平静不下的复杂心情。

那时，几部文革后期的“伤痕小说”相继出版了。80年4月，好不容易借到小说《人到中年》，小说主人公陆文婷和她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情怀和遭遇，在向人们诉说即使是解放后毕业的知识分子，纵然满怀豪情、奋不顾身地工作，也难逃被打击、被摧残、被作贱的命运，谁也帮不了谁，谁也救不了谁。我想，如果不走，就会像陆文婷一样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而离开这片22年前几经艰苦回归的土地，再投入异国他乡，茫茫前路，何处是归宿？然而，不管怎样，



今昔罗湖桥

只能背水一战了，有机会出去就可能有机会搏一搏，或许，天生我才必有用，可以找到发挥的场所。

其实，人到中年，不知道剩下大约二十年的工作时间还能做些什么？我清楚地记得，在印尼读小学时，抗日战争爆发，手举小旗胸前挂着钱箱，跟着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向华侨募捐支持抗战，才开始知道正在被日本人侵略、蹂躏的那片国土才是我们的故土。启蒙老师满怀豪情和悲愤地在黑板上挂起一幅好比一片桑叶的中国地图，告诉我们“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故事，冲击着我们幼小的心灵；松花江、大豆高粱、长江黄河……成为了心中祖国的象征。到现在都还记得音乐老师当时教我们唱的

一首儿歌：

中华、中华、我中华！

五大民族合一家；  
昆仑山上常积雪，  
蒙古荒漠飞黄沙；  
长江黄河泻千里，  
大海茫茫接天涯；  
日东升、月西下；  
照我伟大的中华！

这首歌成为孩童时认识伟大中华的第一个教材，也开始激起最简单、最幼稚、最朴实的爱国情怀。

日本投降，内战烽烟遍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学校园里的学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回国浪潮。加上印尼独立后仍然排斥华人华侨，年轻人的爱国情操，几乎把回国升学、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贡献力量作为唯一的光明前程，只要能登上北归的海轮，其它都不